

【坊间叙事】

蓝莓林里的方片Q

□于吉雨 初曰春

蓝莓在风中摇头晃脑，像一只只紫莹莹的眼睛，正与宋尚霖对视。他下意识地挥挥手，想把坏情绪全撵走。

宋尚霖刚撵走“抱抱团”，只因受不了他们指手画脚。他最看不惯那位耷拉着脸的中年女子，居然用眼神遥控指挥抱相机的师傅。

这压根不是来推进抱团发展的，而是一群搞宣传、秀优越的乌合之众。想到这里，宋尚霖哑然失笑，他猛然觉得那女子酷似扑克牌里的方片Q，跑到乡下蓝莓林里冒充皇后。

从苦恼中寻找所谓的幽默，算是11年来修炼的“特异功能”，这让他看起来有点没心没肺。事实恰恰相反，宋尚霖对所有事情都尽心竭力。

大二那年，父母回到刘家夼，说要过田园生活。眼瞅着出门打工的人越来越多，他们把日渐荒芜的山坡承包下来。怕累着二老，宋尚霖暑假期间大包大揽。他在网上与舍友商讨发展规划，许是感觉新鲜，众人七嘴八舌，还真帮他开阔了思路。宋尚霖说干就干，在那片山坡植下蓝莓树，预备着毕业后大展身手，让家乡父老能跟着沾光。

2016年，告别校园的他爬到山顶，望向已经挂果的蓝莓林，宋尚霖豪情壮志。在他眼里，果树犹如精神抖擞的士兵，正列队接受自己的检阅。

人们都笑他傻，说名校毕业生哪能去当农民呢，学而优则仕，最不济也得考个事业编吧。唾沫星子淹死人，很长一段时间里，宋尚霖抬不起头，好像自己真做错了什么。得亏父母深明大义，说嘴巴长在别人身上，叫他轻装上阵，去实现个人价值。

接下来的三年顺风顺水，跟着分到红利的老乡都夸宋尚霖“德好”。对过惯了苦日子的人而言，说话都颇为吝啬，那两个字代表至高无上的荣誉。

冲锋号声总在耳畔回荡，似乎被胜利冲昏了头脑，宋尚霖只惦记着扩大生产。转过年来，所有投入打了水漂。母亲终日愁眉不展，宋尚霖是个孝子，就怕老人有个头疼脑热，便嘻嘻哈哈地说，权当交了学费，果树通人性，知道俺毛糙，就先给个甜枣儿再打一巴掌。

学费过于昂贵，随后连年亏损。宋尚霖便给自己心理暗示，胜败乃兵家常事。既然把果园当成了战场，他必然会总结教训。盲目扩张，管理跟不上，市场趋于饱和……几年下来，宋尚霖基本摸清了门道。那群人尽管也提及这些，而且讲得头头是道，可末了给不出好章程，顶多是光说不练的假把式。

他们压根不知道，露天生长的蓝莓树不光得防鸟防虫，更得看老天的脸色。今年情况极其糟糕，6月中旬刚进入成熟期，就开始没完没了地下雨，吃了水的蓝莓便前赴后继往地上冲。

恐怕得“全军覆没”了。宋尚霖不忍看树下散落的蓝莓，索性抬头望天，心想老天爷八成是刚看了场悲情戏，哭得稀里哗啦。可他却是欲哭无泪，没人会理解自己的难处，包括那些来帮扶的人。忘了介绍，“抱团团”是民间说法，实际上是工会系统发起的工友创业园，用来助力乡村振兴。

宋尚霖承认他们是出于好心，但让区总工会来指导农业生产，等于外行指导内行，看的尽是热闹。毫无疑问，他对此心存抵触。

仅隔了一天，“方片Q”再次走进果园。宋尚霖无可奈何地跟在她身后，正合计着委婉地把人劝走，对方拽了把树枝，又有不少蓝莓落下，加上她始终拧巴着脸，带给他的印象可想而知。

没考虑把落果弄到农村大集上？“方片Q”问。

宋尚霖用嘲讽的语气回应：好主意，能少些损失。

“方片Q”不动声色，继续说：实在不行，工会出面帮你联系企业，卖到职工食堂。

宋尚霖恼羞成怒，说哪儿凉快去哪儿，别再往俺刘家夼跑，天也怪热的，热出了毛病，不值当。

午后，烈日当头。一辆货车呼啸而至，“方片Q”率先下车，招呼“抱团团”的人进了蓝莓林。

宋尚霖拦住他们，张嘴就骂娘，说怎么着，这是要抢吗？之前负责拍照的师傅劝他息怒。他干脆抬高了嗓门：宁肯烂在地里，也不会卖到食堂和大集，那种缺德事儿俺姓宋的不干。

“方片Q”难得一见地笑了，说这就对了，赶紧干活儿吧，咱把落果送到酒厂。

宋尚霖依然不买账，这是脚丫子都能想到的招数，况且他此前联系了酒厂。僵持片刻，他想也罢，由着他们折腾吧，只当给了刷存在感的机会。

目送货车驶向主干道，宋尚霖心里愈发沉重。又是一阵热风扑面而来，闷得让他难以喘息。

三天后，拍照师傅登门拜访，送来两万扶持款，说区总工会特事特办，为其申请了市级工友创业园。见宋尚霖还在迷瞪，对方笑着把来龙去脉讲了一通。

宋尚霖不好意思地挠挠头，闹了半天都是误会。拍照是为了留下资料，那位大姐故意讲那番话，是想考验他有没有钻到钱眼儿里。

他已经心里喊“大姐”了。据他所知，大姐这几天正在联系专家，想帮忙建大棚，那种蓝莓品质更好，春节期间上市能卖个好价钱。

虽已立秋，但天仍热得出奇。宋尚霖固执地认为，这股热劲来自内心，接下来注定是热火朝天。

（于吉雨，烟台市牟平区总工会宣教部部长。初曰春，中国作家协会会员，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理事。）



【那年那月】

红辣椒缀起的童年

□王文莉

小时候，每到秋天，辣椒开始变红，母亲就挽起袖口，摘下那些红得发亮、饱满圆润的辣椒。看着一篮筐、一筐筐红彤彤的辣椒，母亲笑眯眯地坐在院中的老槐树下开始穿辣椒。她的动作娴熟而优雅，辣椒一个个被串起，整整齐齐，像列队的士兵，更像一串串火红的珠链，挂在屋檐下的木橛上，随风轻轻摆动，散发出辛辣而又诱人的香气。

我也有样学样，想一显身手，却弄巧成拙，不是弄断辣椒，就是线绳卡住，辣椒穿得歪七扭八，不成队形，不小心还会扎到手，龇牙咧嘴。母亲笑着说，别着急，慢一点，捏牢紧挨椒蒂的大头，专心瞄准，一下就穿过去了。不要捏在半腰，很容易折断辣椒！我照她教的方法，很快掌握到窍门，不一会儿，也穿出一串红艳艳的辣椒来。

那时候，屋檐下的土墙上，总会挂着几十串红辣椒！随着风吹日晒，辣椒逐渐失去水分，变得干瘪而坚硬，颜色也由艳变深。这时，母亲会取下一些，放在大铁锅里，用小火慢慢地烘干。每每此时，院子里也弥漫着辣椒特有的

辣味。母亲用毛巾捂住口鼻，一锅又一锅，直到弄满好几个盖帘。炕干后的辣椒，母亲会用铁碾子细细地碾成粉末。

辣椒面碾好后，我们就能品尝到母亲的拿手绝活油泼辣子了。她取来一个洋瓷碗，先放半碗辣椒面，再加入适量的盐和芝麻，浇上两勺滚烫的菜籽油，一边搅动，一边继续浇油。那一刻，整个厨房里都仿佛被点燃，辣椒的香气与热油交织在一起，一碗香喷喷的油泼辣子就做成了。那个年代的秋冬，就是萝卜白菜当主菜，油泼辣子是我家餐桌上不可或缺的调味品，无论是拌面、夹馍，还是凉拌萝卜丝，只需放上一点，便能立刻唤醒味蕾，让人回味无穷。

如今，看到红艳艳的辣椒，我总会想起穿辣椒的母亲，想起那些挂在屋檐下的火红珠链，那碗热气腾腾、香辣扑鼻的油泼辣子。每次品尝到油泼辣子的味道，都像是在与童年进行一场跨越时空的对话，感受着那一份深沉而又细腻的母爱。

（本文作者系中国散文学会会员，中国诗歌学会会员，河南省作家协会会员。）

【此情此景】

被夜唤醒的暖

□胡庆敏

多年前，父亲买了凌晨的火车票，到市里进货。抵达的时间很是尴尬，入住酒店只能睡三两个小时，若不住，又有些难熬。父亲便选择四处游走。

父亲来到明亮的地下通道，见一些人三五成群地围坐着，或下棋，或打牌。他们时而低语，时而畅笑，给无聊的夜增添了一些生趣。父亲就踱步在这些热闹里。他要么静默地观看厮杀的棋局，要么欢笑地看别人精湛的牌技以及个别人输牌后的懊悔。他像一位游览者，远观着绽放在夜色的美丽，享受着暗夜的寂静和平凡的活力。

这些“无家可归”的陌生人，大多是农民工，他们聚集在通道的两端，而在通道的中心，有一些老人和孩子，或躺或坐。父亲发现，外围的人正好组成两个半圆，像一个温暖的括号，用温馨的笑容把宁静守候，用赤诚的身体把爱意拥抱。

这短短的通道，聚拢来是真情，打开来是人间。在奔流不息、步履如风的年代，在夜的城市里，慢慢地生长着一种幸福。

夏季的黄昏，因家里屋顶渗水，父亲排干积水，准备了水泥等材料，带着我们一起修补缝隙。初时，我们听从他的安排，各司其职。不知道什么时候，弟弟离开了，接着，妈妈或许是准备晚餐的原因，也走了。我力不从心地跟在父亲后面，越干越慢。是的，我也想溜了。我的脚听从内心的想法，回到了热闹的家里。不知过了多久，天已经完全黑了，突然传来父

亲的喊声，需要一个人上去帮忙。作为家中老大，我极不情愿地再次前往屋顶，却看到了难忘的画面：父亲背抵出口，直面黑暗，孤身蹲在空寂的角落里，手不停地挥舞着，与生活的裂缝斗争；汗不断地滑落着，与生活的苦涩对抗。

我缓慢地走近，父亲把我刚刚溜走时搁置在一旁的灯又塞给我，让我高举着。光亮和父亲的碎碎念一起向我奔来：“你们都走了，连个照明、递水的人都没有，黑灯瞎火的我怎么做……”那是我第一次听到父亲的抱怨，那么清晰、那么真实。我沉默地听着，感受着父亲的委屈，突然间明白，父亲讨厌孤独，也需要陪伴。原来，有些“冷漠”竟是最熟悉的人给予的。我们总忽略身边人的感受，习以为常地让他们孤身作战，把他们的要求摒弃在心门之外。

在那个夏夜，我静静地站在父亲的右侧，手中的灯投下爱的影子，点缀着一地银白的温暖。我紧紧地守候在父亲身后，思绪浮动，铭记着那一幅橙黄的画面。

夕阳归去，夜色渐深，星光跳跃着，像一双双温暖的眼，风微笑着，仿佛在低语：世间的冷暖，都藏在夜柔软的秘密里。

茫茫人生路，现实的洪流冲散了我们，但冲不断心底流淌着的温暖的河。温情的爱是夜的伴侣，真心的陪伴是人间灯火，那火光和眸光重叠，心被点亮的一瞬间，唤醒了沉睡的一切。在这欲去未去的夜色里，在将来未来的黎明前，我们渴望时光停驻，细数那些动人的暖。

（本文作者系山东泰安某上市公司职员。）